

一九三二、一二、一七
也尼
虹著

Chen

1940 30

一九三一，一二，一七。

因虹著

一九三二年六月出版

定價五角

版權
所有

著者

也尼
因虹

代售處

北平各大書店

這是一個被惡魔鎮壓着的時代，

可是被壓迫的奴隸們都已醒了：

他們掙扎反抗，

不斷地爭鬥，不斷地努力，

爲了奪回他們自己底世界，

真正的人底生活。

在這裡是，

浸了真理正義仇恨和憤怒的呼喊，

大胆的咒罵，

被惡魔啃嚼了的殷紅的血迹，

這是一個被惡魔鎮壓着的時代，

可是被壓迫的奴隸們都已醒了！

敬獻給

爲正義而戰的示威的同學們！

一九三二，五，一節•作者•

第一章

早晨底天空裏，幾片藍白色的雲，被曉風輕輕地送向西方去。東邊地平線上緩步地走上一個大而紅圓的很少熱力的太陽，輕快地光照着大地。從這裡，一股歡欣散射到每一家人家底屋頂上。昨天底愁慘的天氣，和刺骨的冷風，正像從東北傳來的驚人的消息一樣，悄聲匿迹地在人們底心裏被遺忘了。

這時，繁華的大都市也從夢裡爬起：在太陽照到的每一條街道上漸漸地充滿了

各式各樣的窸窣的聲音。清道夫彎着腰掃清了每條坦平而寬長的馬路；把每家門口底垃圾，一車一車地運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電車像一個瘋狂的漢子，在各處狂奔着發出「噹！噹！」的聲音，把無數的人吞進肚皮去，以後又隨時隨地地把他們吐了出來。猪市上收集了幾十家屠戶門前的從猪喉嚨裏發出的尖銳的叫聲，形成了一種洪大的原始的野蠻的刺耳的聲音；但不到一刻鐘以後，牠們將馴服地被扯去了毛，躺在光滑的肉案上，靜候着進到各種有錢的高貴的肚子裏去。

太陽走近天空中間的時候，天上已沒有一絲雲彩，天幕像一張廣大的如精巧的匠人織成的蔚藍色的素緞，閃着皎潔的光，向大地微笑。這時地上更是熱鬧了：無數的汽車，帶着闊人們奔馳；各處的飯館裏酒樓上充滿了歡聲笑語，娛樂場和溜冰場裏，也陸續地被歡樂的人們填滿了一夜來所冷落了的空位。在這歡樂的熱鬧的充滿了太平景象的城市裏，除了偶而從賣報的孩子嘴裏叫出：「日兵轟炸錦州——馬占山彈盡援絕」和街道牆上廣告牌上，各色的學生們貼的標語傳單以外，東三省被日本

佔領，和東北民衆被日兵屠殺的事件，並不會太影響了這裏樂天安命的人們底生活。午炮放過了不久，街上各處和平的空氣裏，突然起了一點騷動：先後地從各學校裏走出來一隊隊的帶着輕便行李的男女學生。他們中間，除過學生軍底行伍以外，衣服穿得極不整齊；但在他們一律的白色布的寫着「請願」或「示威」字樣的臂章裏，沉默而整齊的步伐裏，表現出一種爲這個都市底別處所沒有的強有力的生氣。他們走向同一的地方，宛如預約一般地在東車站聚齊了起來。

月台上整齊的隊伍，一排擠着一排地填滿了每一個偏僻的角落，隊員們，因爲走路的辛苦，和行李底累贅，都微微喘着氣，冬天底風在他們年青的臉上，擦出一層帶紫的紅來，他們談笑着，彼此說着興奮的話，糾察隊拿着旗子前後地跑着維持秩序，他們等候着，一點鐘又一點鐘，焦急地希望着代表們回來報告交涉車輛的結果。

下午五點鐘的時候，站長辦公室底長桌底四周，滿滿地圍坐着正開緊急會議的各校代表。在他們焦急的神情裏，表現着正在進行的交涉車輛的問題是如何的繁難

而辣手。

「大底代表高野農——一個穿着漂亮的淡藕色大衣，整齊的白襯衣的領上繫着黑領帶的精幹短小的人，正在站起來說話。稍稍急促的南方口音，使得他底話，微微帶點枯澀的意味。」

「現在交涉車輛的問題，更形複雜了：路局敢這樣強硬地對付我們，真正的原因，不在因為我們人數太多，車輛不敷；而是根據了副司令部底命令。所以現在我們應當討論的，是怎樣對付副司令部了。……」

「是的」。大底代表白蘋，興奮染紅了他沉靜的面孔，高長的身量微微地擺動着。「但是副司令部又會拿着教育部「阻止學生赴京請願」的命令，和政府當局「不准開車」的來電對付我們的。我們應當撇開了路局，和副司令部的交涉，而想出別的較好的法子來」。

「在決定方法之前，我們應當認清的是在這一切後面的重重卑污醜惡的黑幕。」

中等身裁，穿着黑色大衣，具有着一雙沉毅而美妙的大眼睛的杜衡，霍地站起身。他胸前寫着「A大代表」底白色布條底下端向上飛了起來。「現在的政府，是××黨底政府。這次東北事件，政府處置失當的責任，辱國喪權的罪名，不可諱言地要落到××黨底肩頭來。他們知道我們民衆要攻擊的是他們自己，所以便處處用盡了方法，來阻止和破壞我們底一切計劃和行動，這次的不准開車，顯然他們要負重大的責任。——」

會場立刻紊亂起來，忿怒和焦急燃燒着每個人底心。

「我們包圍副司令部去！」

「去打市黨部去！」

幾個中學校底代表，在他們尚未脫去孩子意味的面龐上，點燃着義憤底火，先後地吼叫起來。主席戴振華吹着哨子，一隻手忙亂地向四面擺動，會場慢慢地又肅靜了。

「諸位同學」林菲從她底位子上站起來。牠底女性特有的尖銳的聲音，和好聽的北平話的語調，立刻吸收了全會場底注意，她穿着黑色的皮面大衣，在胸前衣領敞開的地方，露出裡面紫紅色絲織物底皮袍，「G大代表」底白條，端端正正地被掛在上面。「現在我們要討論的題目，是『怎樣才能開車』來達到我們底南下目的。去包圍副司令部，和去打市黨部，無論如何，不是我們目前急切的要務。強硬地對付壓迫我們的當局，和採取直接行動，只有更多地使他們摧殘愛國行動有了藉口。我們要採取不強硬的抵抗主義；一方面代表再去繼續交涉，一方面全體同學立刻臥軌。……」她用她底銳利的眼光，在長桌的四圍，轉了一周；又慢慢地坐下來。

「贊成」！白蘋首先舉起他紅色的粗壯的大手。

「附議」第二個T大底陳景明又喊了一句。

「有反對的沒有」？主席審視着大家。「沒有反對的吧」？他舉起了右手宣佈議案底通過。

這時辦公室底門，「拍」的一聲被推開了；總糾察李斌走了進來；軒昂的高大的身裁，穿着茶褐色的P中學生軍制服；瘦細的腰裏，緊緊着一條皮帶；茶色軍帽下面，微微帶着玫瑰色的圓臉上，有着一對有光的黑眼睛。他立正着身子，面向着正開會的代表團，開始了他底報告：

「現在秩序慢慢地亂起來了，同學們很久地得不到交涉的消息。」

戴振華隨手取了身後的號筒，一邊回答他：

「我們立刻便出去報告了，請同學們鎮靜點！」

李彬舉起右手行一個軍禮，便返身出去了，

主席宣佈了散會以後，地板上立刻被移動的椅子和皮鞋蹣得响成一片，辦公室底門大開着，代表們一個跟着一個地，隨着戴振華走了出來。

在西邊的幾片白雲上，帶着殘褪的晚霞，表示着太陽已經逝去很久了。天空裡漸漸地昏暗起來，好像黑色的塵霧慢慢地在大地上飄飛，十五分鐘以後，二千三百

人底大隊，像一條灰色的疲倦的長蛇，馴服地慢慢地向東面的軌道上移動。

黑暗佈滿了全城的時候，各處的電燈都開了；在每家底窗戶裏，都露出和平的快樂的燈光來，表示着這已是晚餐的時候了。人們搬運着爲了工作或享樂所勞乏了的身體，都坐到餐桌邊去。各處的餐館裏，充滿了高貴的客人，在明亮的燈光下，鋪着潔白的桌布底餐桌邊，等候着專爲他們精製的菜饌，舒服地吃下他們底嬌養的肚子。

東車站底軌道上的青年們，也在這時候，把自己行李放在潮濕的鐵軌上，坐在上面，取出了包裹裡的乾面包，一口一口地填塞到他們從早飯以後就再沒有進東西的飢餓的腸胃裏去。

夜慢慢地進行着，襲人的冷氣漸漸濃厚起來，熱鬧的夜市冷落了下去。電影院先後地熄滅了燈光，跳舞場也停止了曼妙的音樂。玩倦了的人們，帶着歡樂的餘燼，讓疲乏牽引到夢鄉裏去。在東車站軌道上，矗立着幾根高長的木杆，上邊蹲着冷

清清的電燈，發出微弱的光，照着一片黝黑的爲人羣滿鋪着的場所。夜裏底寒氣在人羣中間流動着；又不時地從四圍送來一陣一陣的刺骨的冷風，他們把身體捲縮到毛氈或棉被裏，一堆一堆地擠坐在包裹上面；偶而有幾個立起來走動着，活動他們凍得麻木了的腿和腳。他們唯一的燃料，是每隔幾十分鐘，代表團派來的人底報告，他們每一次被引起的希望底的火，竟使得他們抵抗着難堪的寒冷，一刻又一刻地忍耐着等候着；雖然他們空虛的肚子，已然燃燒着飢渴的火，他們冰冷的身子，在深夜裏抖擻着，但他們不會發出一聲嘆息，也不會落下一滴眼淚。……

已是夜裏底一點鐘了，L大底總指揮陳效歐，甩去了身上的毛氈，把外衣領子向上扯了一扯，拿起號筒站到交錯的軌道中間的一堆積木上，對着噤縮的大衆高聲喊着：

「諸位同學們！現在我們底血都凍僵了，請大家跟着我喊幾個口號，來熱熱我們底血吧！」

許多人都跳起來，拋開了身上圍着的東西。

「誓死要到南京去！」

「不達目的不回校！」

「不開車便臥死鐵軌！」

「……………」

羣衆悲壯沉痛洪大的喊聲，越喊越高了，忿怒和痛苦的火焰燃燒着他們底身心，他們宛如一羣受傷的野獸，他們發狂地喊着，跳躍着，高舉起他們底手臂。他們底呼聲，他們底狂熱，搖撼着沉靜的天地，陸續地飄散到全城去。這時，天空是黝黑着，幾顆疏星朦朧地閃着睡眠，告訴着這正是人間好夢正甘的時候。

○

○

○

○

夜裡兩點鐘的時候，杜衡受了代表團底命令，從正開着緊急會議的辦公室裏走出來。迎面的冷風，吹得他打了一個寒噤，他把大衣底領子緊緊地圍起頭來，向着

軌道底方向走去。過度的奔走，使得他底腿底骨節微微發痛，而很久的辯論，也使他十分地疲倦。他漸漸走近了同學們臥軌的地方，昏暗中看清了他們爲寒冷和疲倦痛苦着的蜷伏在毛氈裏的一堆一堆的身體，和聽見時而從什麼地方傳來的零落的口號底聲音，他從心底深處湧出了一股酸辛，他覺得身體戰慄起來。

杜衡走近了積木，在東倒西歪的人堆中，他發現了睡態模糊的陳效歐，他搖醒了他，取出他枕在頭下的號筒，便走上積木堆。他高聲喊着，聚攏了所有的人羣，便開始了他底報告：

他說，代表團已經用盡了他們底力量，可是交涉到現在還是沒有結果；他們使用着懇求威脅，一切強硬和柔軟的方法；他們跑遍了路局，副司令部，和市黨部；可是得到的結果依然是「不開車」，依然是要有中央底覆電才能開車。……

在我們空手赤拳的學生運動者，只有臥軌是我們唯一的武器，如果同學們能堅決地繼續下去，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底。可是在這樣嚴冬底深夜裡，又加着同學

們疲倦的身體和飢餓的肚子，可以料想到的。我們將受到可怕的犧牲。現在代表團議決了：他們把軌道上擱置着的那許多車輛，按着各校底人數分配好了。請諸位同學都到車廂裏去，在那裏我們可以避避這刺骨的冷風。一方面每一個學校裏，都派出一隊人來臥軌，每半個鐘頭調換一次。——糾察隊也將輪流着把守派定的崗位。——他最後補充說。

羣衆復蘇了死去的活力，在這裏立刻充滿了雜亂的熱鬧的說話和腳步的鬧聲。
……

夜漸漸地蒼白起來，光明在黑暗底那一面抬起了頭。黎明又一次地降臨到世界上，各處的電燈光，灰白而黯淡地畏縮着。黎明底翅膀，首先在那些高大的建築物上面展了開來，朦朧地顯出了它們底模糊的面孔。在這些莊嚴的宏大的形體上，完全地刻畫着這個民族底偉大的過去。在朦朧中，它們不可侵犯地矗立着驕傲與自大的古老的軀殼；可是當光明掌握了全城的時候，它們也黯淡地露出那殘缺的灰黃